

(上)

神州奇俠系列

寂寞高手

香港
溫瑞安



寂寞真高手

除内奸，李沉舟诈死，惩叛逆柳随风瞑目。少林五老，「怀抱天下」，剑若游龙，「五指联心」。天下第九流，谁人敢惹，朱家大天王，竟是此人！风波亭，岳将军高

歌《满江红》，成千古绝唱，大理狱，群英死劫牢，玉与石俱焚。三冠王染指中原，遭奋力一击，赵师容沉舟破釜，惜香消玉殒。英雄从来不寂寞，万代千秋颂忠魂！

责任编辑：牟国平

封面设计：葛 蹇



I 24.8

70

神州奇侠系列

寂寞高手

香港 温瑞安



农干院 B0058683

(上)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90 · 北京

BCH30/10

目 录

第一章	高手	1
第二章	寂寞	42
第三章	英雄寂寞	88
第四章	壮士悲歌	116
第五章	英雄不寂寞	148
第六章	雪势	191
第七章	雪怨	253
第八章	雪止	318
第九章	雪意	382

第一章 高 手

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；
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唱蔡中郎。”

如此用唐教坊的二十八调遗音中的十八调，唱了一段，由末泥色主张，引戏色分付，副净色发乔，副末色打诨，添一人作装孤，演起“黄粱梦”来。

这浑名“鼓子词”的杂剧，扛堂扛堂地在台上演，戏台稍嫌简陋，显得搭建匆匆，但戏服华贵，而且一排排、一列列，坐得满满，有老的、有少的、有男的、有女的，聚神看戏，闲嗑瓜子，或交头接耳，时哄然叫好。有的孩童，在戏台旁嬉踢毽子，妇女梳子膏味道好一阵冲鼻。在戏台前排，人群中望去，第一眼必被他神容吸引住的那人，正皱了皱眉，搐了搐鼻，仰天打了一个喷嚏。

这教千人万人中首先望得着的人，便是“君临天下”李沉舟。

李沉舟也并非专注在唱词上，他略带倦意的眼神游逸四顾，时有父老妇孺来问好道平安，他也连忙起身，脸带微笑的招呼：元大妈还有做饵块么，真是好手艺，吃过便难忘……庾

四爷的风湿痛好了些么，回头叫秀山给四老爷上药去……戴细官怎么了，上次给唬着的事，究竟压惊了没有？……如此一一相询，如煦煦暖暖家人语，谁也难以想象，在峨嵋金顶以一人而对千百名武林一等高手的虎视眈眈下，谈笑自若、技压群众的“权力帮”帮主李沉舟，在这里一样亲切如家长、笃诚如君子，温文识礼的谦谦淳儒。

李沉舟便是常常凑办些节目，诸如梨园、弹词、大鼓、参军戏等，给帮中家人娱赏。李沉舟也偶出现其间，跟大家殷勤问候。他对属下极严，对属下家人则视若至亲，故帮中上下，无不对之愿效死相报。

这时台上的戏开得正闹，一名白胡子白发白眉的老爷子持拐杖巍巍颤颤走来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头子连忙搀扶，李沉舟也扶另一边，笑道：“汤公公越来越健朗了，再过几年，连我也自叹弗如。”

那老公公想说话，张开手，嘴也呀呼呀呼的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白胡都盖住了嘴巴，李沉舟笑着替他蘸湿了胡梢，梳理了纹路，旁边的老头子笑道：

“帮主，您提携我几个儿子，又迁升我几个孙子，连同那几个小反斗，也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您待我们汤家五代，真是恩同再造，粉身难报啊……”

李沉舟微笑道：“这是哪里话，汤家五代同堂，都为‘权力帮’立过大功，是帮里欠汤家的恩典哩。是了，您老今年三月才做过九十大寿，令尊大概也年龄过百了吧……”那老头儿笑得眼皮都睁不开了，说：“帮主您好记性，我爹他三十九岁生下了我……”

李沉舟咋舌道：“老爷子福寿并昌，真了不起。”那汤老爷子似老得连手都不灵便了，挠着头讲不出一句话，只能点头致意。李沉舟微笑表示了解，这时又来了帐房吉先生。这老先生已喝得醉态阑珊，委顿不堪，手中犹执着秤锤，一摇一摆地打着酒呃，李沉舟笑道：“怎么，吉先生打起‘醉拳’来嘞？”

吉先生醉斜着眼，笑道：“‘醉八仙’？我只会打‘醉螃蟹’。”吉先生不谙武功，帮中上上下下都知道，“醉八仙”是普通的武艺，吉先生在帮里住久了，多少也知道一些。吉先生如此说，模样又怪形怪状，众下都笑了，李沉舟拍拍他的肩道：

“吉先生，坐下来听戏吧，是兰陵王的破阵子呢。”吉先生当下颌首，李沉舟拉了张紫檀木凳子叫他坐下了，又去搀扶汤老太爷和汤老头父子落坐。

这时戏正演到了“大面”。“大面”又叫做“代面”，演的是北齐兰陵王，文才武略，骁勇善战，但容貌秀美若女子，因恐不足以威敌，乃刻木作假面，常着之以临阵。曾破周师于金墉城下，勇冠三军，齐人壮之而作此舞，以模拟其指麾击刺之状，世称“兰陵王入阵曲”，在唐时已盛行。戏者戴着可怕的大面具，身着紫衣，挥金妆刀，执鞭而舞。

这时台上的人，舞得正是激烈，随着交集的乐音，而且上盘旋着振翅欲翔一般的龙蛇，剧烈地旋转着。李沉舟微笑地看着。这时“兰陵王”忽地一个纵身，半空翻七个筋斗，人人一齐喝得一声彩。

这时鞠秀山匆匆走了过来。鞠秀山是“权力帮”中“八大天王”中的“水王”。“八大天王”中，“鬼王”阴功死于浣花溪中，“蛇王”老少死于伏虎寺中，“剑王”屈寒山殁于骑鹤钻天坡上，

“火王”祖金殿逝于峨嵋山下，“人王”邓玉平被杀于鸿门，“药王”莫非冤浣花萧家丧命，“权力帮”中现只剩下了“水王”与“刀王”。

鞠秀山在权力帮是个儒生。权力帮虽是武林帮派，但也亟需文藻之士、才识博洽的人来应付些事理。帮里交给鞠秀山的差事，无不一一办理得妥妥贴贴。日久之后，立了无数小功，又不以自居。李沉舟知道了，便派他一些大差事，凡事交给鞠秀山手上，无不治理得一清二楚，又快又妥。但此人行踪神秘，常无故不在，启人疑窦。李沉舟便派给他极棘手的事，来考验他，鞠秀山虽遇凶险，但依然处理得稳稳当当。李沉舟万般考较他后，试出此人任劳任怨，克勤克俭，而且谆谆谏言，耿耿忠心，便提升他为“八大天王”中的“水王”。

李沉舟知这鞠秀山向来稳重淡泊，遇事精明强干，而今见他手持一物，脚步稍有些仓急，知发生了事儿，当下问：“什么事？”鞠秀山道：“人头。”李沉舟一皱眉，遂又展开，问：“什么人头？”

鞠秀山用身背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，打开那布包的结，张开来凑近李沉舟，李沉舟一看，又一蹙眉道：“‘虎婆’？”鞠秀山道：“是”

“狮公虎婆”与“长天五剑”，俱是“权力帮”的要将，当日“五龙亭”、“古严关”、“海山门”之役，这七人均有参加，而且举足轻重。而今“狮公虎婆”中，“虎婆”首级在此，李沉舟也不禁要锁紧双眉。换作往日，权力帮自是赔得起，但这些年来，权力帮损兵折将无算，连对朱大天王的攻势，都得改为自保。易反攻为守，步步为营，对萧秋水那一伙人也以连横而非对立，

权力帮处境之窘迫，可想而知。

李沉舟当下问道：“她怎么死的？”鞠秀山道：“今日是‘狮公虎婆’轮值，她的尸首是被送来的。”李沉舟问：“送来的人呢？”鞠秀山道：“死了。”李沉舟问：“怎会死了？”

鞠秀山道：“送这颗头颅来的人，早已被逼服毒，人头一送到我手里，立即就死了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那对方断无可能为了送这颗死人的头，而费如此周章。”

鞠秀山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目光闪动，道：“那么这颗人头定必有问题了。”

鞠秀山道：“是有问题。”

李沉舟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

鞠秀山用五只手指，轻罩住那“虎婆”的头盖骨，道：“这头壳曾给人用刀整个小心地剝去，然后掏出里面的东西，而塞入炸药，接缝得极其巧妙，若不留心，很难发觉得到。”

李沉舟沉吟道：“这炸药能不能自燃？”

鞠秀山立刻摇首：“不能。”

李沉舟道：“那么敌人之所以杀‘虎婆’，是为了将她的头内安置炸药，这塞满炸药的人头，当然是为了炸死我……”目光射向鞠秀山。

鞠秀山垂首道：“是。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你以为那安排这道毒计的人，会在什么时候下手？”

鞠秀山道：“现在。”

就在这时，那戏台上飘飞倏忽的“兰陵王”，呼地斗然翻

出。纵刀斜削，金刀耀目，一刹那间，下了七记杀手。

同时间，左边的吉先生，秤锤忽然点打而出，疾戮李沉舟后心七大要穴！

同一瞬间，右边的汤老太爷，白花花的胡子变作鞭子，“督”地迎头鞭下，左手“大韦陀杵”，右手“小金刚拳”，双锋贯耳，连环打出！

这刹那，直如电光石火，李沉舟蓦地不见了。

他已闪到了台上，那手握赤金鞭，执持紫金刀的“兰陵王”，与他正斗在一起，只见人影倏忽，如两只大鸟般此起彼落，看戏的人，无不因变起非常，愕然立起。

他们站起来的时候，汤老太爷已倒了下来。汤老太爷的招数，突然打空的时候，便等于全打向吉先生。吉先生居然以秤锤一一化解，但就在此时，他已发觉自己背后已多了一人。

汤老太爷狂嚎回身，尚未出手，那人已一刀刺中了他的心窝。正中心房。那人飘然身退，汤老太爷倒了，喘息，神情又回到那病骨支离、老迈不堪。汤老头儿这时俯伏过去，哭道：

“爹，你……”泣不成声。那青衣罗帽的青年双手放入袖内，也不为已甚。

吉先生的武功比汤老太爷要好。他化解了汤老太爷的一轮急攻后，再要觅路而逃，已来不及，这时他可一点醉态也没有了，在鞠秀山的一双如水长袖下，失尽了先手，锤秤也丢飞了。

鞠秀山的武功，一如“道德经”中的“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。坚强委下，柔弱处上。”吉先生左冲右突，仍然冲不出鞠秀山掌影笼罩之下，忽地“水王”将袖一卷，声势转弱为强，如一张大

铁帚般迎面扫了过去。

吉先生见来势如此盛强，忙拍出双掌，想借势后纵，并乘机逃遁，忽觉来势陡缓，又化强为弱，水袖舒展，竟在他手中塞了一物。

这时吉先生的双掌，正全力一击，手中忽多了件东西，吉先生情急间翻腕亮爪，自然送出内劲，“波”地一声，那事物被他捏穿，“轰”地一声，火石硝烟，吉先生惨嘶而倒。

他抓的正是“虎婆”的人头。

“兰陵王”的刀光，耀眼生花，颜色夺目的戏服灿灿闪亮，三人之中，他的武功比吉先生还强十倍。他初只求打中头颅，引起爆炸，与李沉舟同归于尽，但李沉舟一上来就把他迫回台上，使他远离了炸药。他只好再求其次，想要伤敌，一上来就变了七八种武功，却连李沉舟的衣袂都没法沾到。最后只求得脱，但李沉舟身形东倏西忽，“兰陵王”金刀霍霍，闯了十次，被化解了十次。

“兰陵王”长叹一声，回刀自刎，李沉舟轻哼一声，身影一闪，一出指，“嗤”地破空射出，击中他腕后三寸处的“会宗穴”，“兰陵王”金刀呛然落地。

“兰陵王”大喝一声，舞服上的金饰一齐急响，他人如大鸟般跃起，平飞掠出，掠到了一柱擎天的旗杆上；轻轻一点，宛似飞燕在天空一折，又掠了出去。

这轻功简直令人瞠目；但他掠出去的身子，却几乎撞到李沉舟！

天空那么阔，他竟撞上李沉舟。

“兰陵王”一咬牙，身未回，身形却“唻”地倒飞而出，宛若

流星，斜挂纵落，在鸡蛋花树丫上一点，又疾地冲天而起，这次去势，比刚才更遒劲急，他的舞服在骄阳下映耀，犹如孔雀开屏，破空而去。

可是天空那么大，李沉舟仍是在前面的路上等着他。

就在这时，“兰陵王”的身子遽然急旋起来，这急旋之际，他茧绸长袍，竟然冒出一股白茫茫的浓烟来。

所有的人都怕那烟有毒，捂住了鼻子，“兰陵王”越旋越急，白烟也愈来愈浓，并发出啪啪火花，在浓烟之中，一簇淡淡的人影破空斜里射出。

他那令人神驰目眩的衣服，已置于地上，他的人着了一套窄身短打，急掠而出——就象壁虎逃避敌人留下了断尾，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——他的身法快如鬼魅。

李沉舟跃开，静静地说：“慕容若容，败了便败了，你不该逃走的。”

这时“兰陵王”的身子已跃上了围墙，陡地一顿，在轻轻柳梢弯稍稍迟疑一下终于跃落，李沉舟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忽地一人自围墙外升起，倒落回墙瓦上，怔在当堂，背向众人，只听围墙上有人说：

是的，你不该逃走。”

那去而复返的是“兰陵王”，他仰天倒下，跌落到墙内来，咽喉如喷泉一般涌冒着鲜血，喉咙格格有声，在脸上后睁大了眼睛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他一落下，恰好来了一阵风，那柳丝在围墙外点头也似的，这时围墙上便飘来了一个人，身着青衫文士巾，正在用一条洁白的手帕，抹揩自己的手，脸上带了个淡淡的微笑，是柳

随风。

李沉舟没有再说什么，他蹲下来，俯视汤老太爷的伤势。汤老太爷的伤当然是没救了。他一面咳，一面咯血，一面挣扎起来，要握李沉舟的手。李沉舟伸手让他握住了，汤老太爷展开了一个安慰的微笑，李沉舟用另一只手掌拍拍他的手背，露出理解的眼光。

汤老太爷大口大口地喘息一会，道：“……好……帮主……您座下‘刀……王……’……他的刀法又进步了。”

杀他的人便是“刀王”。“刀王”兆秋息静静地在一旁看着，没有作响。汤老太爷嘴角不断溢出血来，已神衰力竭，支撑不住，犹自问道：“你……杀我的是……什么刀？”

兆秋息杀人，每杀一人，即换一刀，天下闻名，只听他道：“是清臣守节刀。”汤老太爷听得一震，阖眼双目，竟淌下两行清泪来。

原来唐开元天宝年间，安禄山反于范阳，挥兵南下，西进潼关，颜皋卿与弟真卿两兄弟起兵勤王，举事响应，以号召勤王有功，加御史大夫，未几河北凡十七郡，重归唐室。后常山城破被俘，安禄山擒之，因曾对他礼遇有加，痛斥之：“何负汝而反耶？”皋卿正气凛然的骂道：“我为国讨贼，恨不能斩汝！”安禄山怒极，便将颜皋卿和幼子颜诞、侄子颜诩，一同肢解处死。

颜真卿便是皋卿之弟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是一门忠烈，官拜太子太师。玄宗曾叹其二十四郡县无一忠臣，得真卿奏章，大喜曰：“朕不识真卿作何状，乃能如是！”李希烈兵变，宰相卢杞因畏惮真卿刚正清廉，欲借刀除之，乃建议真卿去汝州安抚，李希烈掘坑于廷，胁以为相。真卿叱之曰：“汝知有骂安禄

山而死者颜皋卿乎？乃吾兄也。吾年近八十，位至太师，知守节而死，岂受诱胁？”卒被害。颜真卿字清臣，这“清臣守节刀”是德宗追念他的忠节而铸的。

汤老太爷知自己乃丧生在这柄刀下，潸然泪下，汤老头子悲声泣道：“爹爹，帮主待我们阖家恩厚，你又何苦如此做……”

汤老太爷勉力噙动嘴唇，苦笑道：“孩儿，我这般做，确是丧尽天良，全无心肝……但慕容家……慕容世家对我们先人，有过活命之德，再造之恩……有恩，岂能不报……”汤老头哭道：“可是帮主对我们家也有恩呀……”汤老太爷溘然道：“那是后……后来的事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目光涣散，已眼见不活了。

李沉舟接去他的手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你放心去吧。今日的事，不会向你后人追究。”汤老太爷听了这一句话后，才算放了心，便咽了气。汤老头抢天呼地，嚎陶大哭，李沉舟拍了拍他肩膀，站了起来，这时烟雾已散尽，帮中的人，早已在这顷刻间不慌不乱地离开了场地。戏台上只剩下了几个人：李沉舟、兆秋息、柳随风、鞠秀山和痛哭中的汤老头，以及汤老太爷、吉先生、“兰陵王”的尸体。戏台上空荡荡。

李沉舟问：“他真的是慕容若容？”

青衫人点点头，走过去，把“兰陵王”的面具解下，现出一张极端清秀的脸孔。

李沉舟端详了一阵，道：“相貌是跟传说相象，但象，并非就确实是他。”说罢看着青衫人，似要等他回答。

“是他。”青衫人道：“慕容世家有三绝，‘银针金缕拂穴手，

其人其道还其身’。”他说着慢慢张开手掌，食、中、无名尾指，各夹住一枚五寸一分见长的细针，在阳光映照下亮晃晃是一阵光芒。

李沉舟点点头道：“是‘慕容银针’。”青衫人淡淡一笑道：“我差点也接不了。”李沉舟一笑道：“连江南柳五也差些儿没接住的，当然就是‘慕容神针’了。”青衫人道：“既是‘慕容神针’，那这人若不是慕容世情，就是慕容若容或慕容小意了。”青衫人柳五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慕容小意是女的，慕容世情……他若来了，死的恐怕是我。”

李沉舟颌首道：“那他确是慕容若容了。”微喟一下又道：“可惜。慕容若容惊才羡艳，威震天南，今番却丧命于此。”李沉舟看着地上的尸首，又说了一句：

“可惜。”

鞠秀山忽道：“帮主，他们在帮中隐伏了那么多年，为的就是这么一击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昔怀一饭之思，不惜吞炭纹身，毁容辮发，只待一击，要成大事，牺牲是免不了的。只惜他们这志在必得的一击，委实讨不了好，全军尽没，亦未免太令人惋惜了。”

柳五柳随风忽问道：“老大是怎样看出他们要出手的？”李沉舟一晒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。慕容若容演的‘兰陵王’，技艺很高，而且一身武功，无论怎样假装，都是假装不来的，秀山这时拿那装炸药的人头给我，我问起知道这炸药须力击才致爆炸，那这些伏兵显然都是为了杀我……”

李沉舟笑了一笑，又道：“他们不该找轻身功夫那么好的人来饰演动作如许频繁的角色……只不知道，安排演戏的人，

向来细心，今日竟教人混了进来也不知！”

原来“权力帮”中，每一组人事都分得极其周密，接待有接待的，稽查有稽查的，甚至跟踪有跟踪的，杀人有杀人的。诸如厨子，不但手艺高明，而且善于分辨毒药，所以若有人在菜中下毒，根本就不容易；至于今日居然教人冒充了“兰陵王”的戏子上来，确是不可能的事。

这时一人奔了过来，双手向李沉舟递上一面密封，李沉舟随手拆开，道：“原先的‘兰陵王’角阿忽雷，三天前遭人勒毙……这下可好，没得查了。”原来“兰陵王”一发动，局面一受制，帮里即有人紧急勘查“兰陵王”的底细，却发现原先演“兰陵王”的阿忽雷，早已被杀多日。

柳随风悠然道：“上个月前老大要‘屠龙屠虎’打听的事，不知消息如何？”

李沉舟道：“‘屠龙屠虎’，已经死了。”

柳随风讶然道：“已经死了？”“屠龙屠虎”为当日“九天十地，十九人魔”中“千手人魔”屠滚之子，两人武功凶狠霸道，犹在其父之上，而今竟都死了，连柳随风都微微有些震讶。

李沉舟道：“不但他俩死了，连我们派去川中唐门卧底的‘不回刀’杜林，在慕容家做奸细的‘铁脚老李’，都先后遭了殃。”柳随风听着听着，诧异之色却是愈浓。

原来这些日子以来，“权力帮”给萧秋水等一股抗力，摧毁过半，剩下的又与“朱大天王”抗衡，声威大减，实力渐弱，江湖上道消魔长，此消彼长，总是轮个没完。“权力帮”日下仍是“天下第一大帮”，除“朱大天王”势力及“神州结义”外，确也无其他势力可与之相颞颥的。

“蜀中唐门”隐伏于川中，近数十年来，只要弟子出来行走江湖，必人才超卓，干出一番轰动的大事来。“即墨”墨家，自成组织，纪律甚严，我行我素，颇有野心。“神州结义”一脉，原予“权力帮”最巨打击，但萧秋水与李沉舟在峨嵋金顶一见如故，并且砥志抗金，所以反而抵消了彼此的战祸。

萧秋水跟他的弟兄正矢志抗金，转战于疆场之上，李沉舟亦派人参战，也从此得调养之机。“朱大天王”一股怎能容让“权力帮”恢复，所以攻势更是频急。

这年间，“朱大天王”的“七大长老”和“权力帮”的“四大护法”，全皆在燕狂徒或峨嵋山之役中战死，朱大天王的“三英四棍·五剑六掌·双神君”，也只剩下了断门、闪电、腾雷三剑叟以及雍希羽之“柔水神君”，至于“权力帮”，伤亡更重，“八大天王”中，只剩下了“水王”和“刀王”，“十九人魔”中，只剩下了“无名神魔”、“神拳天魔”、“一洞神魔”、“血影魔僧”、“快刀天魔”五人，“双翅·一杀·三凤凰”中，只有“蓝凤凰”高似兰与“红凤凰”宋明珠还活着。

饶是如此，“权力帮”还有李沉舟、赵师容和柳随风三大巨头，虽是帮威衰靡，版图日蹙，但声势武功，非但别帮他派无可强项，就连“朱大天王”，相映下也黯然失色。

而“不回刀”杜林是“快刀天魔”杜绝的儿子，刀法端的非同小可，早在唐门卧底，却无缘无故叫人识穿了，杀了尚不知晓。“铁脚老李”系已故的“飞腿天魔”顾环青的师弟，武功直追顾环青，却也叫人看穿了，死于慕容世家之中，柳随风微显忧色，又问：

“盛文隆呢？”